

多元视野下的 学前教育丛书

朱家雄◎主编

朱家雄◎主编

中国视野下的 学前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2016年第1期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中国视野下的 学前教育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多元视野下的 学前教育丛书

朱家雄◎主编

朱家雄◎主编

中国视野下的 学前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视野下的学前教育/朱家雄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

(多元视野下的学前教育)

ISBN 978-7-5617-5489-4

I. 中… II. 朱… III. 学前教育—教学研究—中国
IV. G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552 号

多元视野下的学前教育

中国视野下的学前教育

主 编 朱家雄

项目编辑 施煜文

文字编辑 何红丽

责任校对 李京林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0.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489-4 / G · 3216

定 价 34.8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中国有一个寓言,叫做“瞎子摸象”,说的是五个瞎子摸了大象的五个不同部位,分别将大象解释成为“绳子”、“扇子”、“长矛”、“柱子”和“墙壁”。他们中每个人的说法都反映了大象的部分特征,但是却都没有将大象的全部特征说清楚。

其实,每个学者就好比是一个“瞎子”,他对所研究的事物的认识和假说,至多不过是站立在某个立场,从某个视角出发,运用某些有局限性的工具和方法,对研究对象所作的解释和认定。如同“瞎子”一样,每个学者的研究结论取决于其研究问题的视角以及研究手段、方法的阈值。

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学前教育学是一门不起眼的小学科。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门小学科,对它的研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它的假设和认定也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在学术界,如若只有一种声音,那会是一种悲剧,那就好比只是认定一个“瞎子”所说的话就是“真理”一样的荒唐。在学术界,多种声音的对话才会有碰撞,才会有反思,才会有改造,才会有创新。

在我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历程中,原本我主要听到的是一种声音,也曾相信这种声音就是“真理”,并不遗余力地传播着这种声音。后来,有机会逐渐接触了从其他立场“触摸大象”的“瞎子”,听到了别样的声音,我才慢慢理解原来学前教育学并不那么简单,原来学前教育学还有那么多的学说,原来每种学说还真都有些道理。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导致了我编写这套丛书的冲动,我的全部动机只在于能为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供更多的视角,在听取许多个“瞎子”的“见解”以后,能更为全面地去思考“大象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由于本人的学识和精力有限,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只是选取了四

个与学前教育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视角,即生态学视角、建构主义视角、国际视角和中国视角。这四个视角的选取,并不是从一个思考问题的维度出发的,它们之间会有交叉,但我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我搭建的只是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从不同视角去看学前教育的理论、实践和研究方法的平台。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视角;我相信,在学前教育学的“百花园”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会导致学前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真正繁荣。

本套丛书被列为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所的研究项目。

朱家雄 主编

2007年3月

前言

《中国视野下的学前教育》是我主编的《多元视野下的学前教育》丛书中的一本,汇集的是中国学前教育界迄今在职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论述。作为“多元视野下的学前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视野”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它是由中国的专家们对自己国家学前教育所作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展现的是中国学前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现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变化。

我相信,熟悉中国学前教育研究的人,对于这本书中的大部分作者,起码是其中的部分作者应该是熟悉的;不熟悉中国学前教育研究的人,看了这些文章以后,一定会从文章中领略到这些作者의思想和风采,从而去认识和熟悉这些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作出了贡献的人。

本书邀请的这些中国专家学者,在地域分布上可谓纵横南北,在研究兴趣和视角上可谓千差万别。从他们精彩纷呈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专家们对学前教育的一些共识,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专家们的研究在方法、解释和结论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缪勒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学术界如若只有一种声音,那是学术研究的悲哀;有了差异,学术研究的百花园才会万紫千红。与《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相比,这本书的文章似乎缺少一些“火药味”,但是,与本丛书的其他几本书一样,这本书多多少少体现出了一种开放、多元、对话的特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中国的专家学者以开放和批判的心态研究中国学前教育的一个开始,能够成为打破某种“话语霸权”的一种尝试,能够激励更多的新人去谱写更为丰富多彩的新篇章。

在这里,我要对本书中所有文章的作者深表谢意,他们都是怀着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的诚挚的心,以虚心和求实的心态参与这项工作的,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热忱态度让我十分感动。

本书部分文章的翻译和校对者(香港大学李辉博士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为本书付出了大量智慧与精力,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的研究生胡意慧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施煜文和金勇为本书的出版也花费了心血,在此谨表谢意。

朱家雄

2007年4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1	总 序	
1	前 言	
1	试论中国学前教育变革的方向	南京师范大学 刘晓东
18	中国大陆近二十年来幼儿园教育改革的历程回顾与现状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 刘 焱 潘月娟 孙红芬
41	香港学前教育及其面临的挑战	香港中文大学 陈莉莉
		香港教育学院 胡馨允 陈锺笙
53	普遍论抑或相对论：中国学前教育改革之文化学反思	
		香港大学 李 辉
64	对中国学前教育改革若干问题的文化性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 华爱华
78	前教育学：中国传统理念与现代适宜性观念的融合	
		香港大学 刘丽薇
		香港教育学院 伍瑞颜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埃玛·皮尔森
99	历史生态视野下的中国学前儿童教育	
	——一种兼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南京师范大学 许卓娅
114	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到主张学前教育走向生态	
	——对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 朱家雄

- 128 幼儿成长趋向与心理素质优化 西南大学 刘云艳
- 146 幼儿的受教育权及其保护
——教育与法律的双重视角 南京师范大学 虞永平
- 167 论儿童生命的存在形式及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广西师范大学 侯莉敏
- 184 学前教育要关注儿童的生活质量 东北师范大学 姚 伟
- 191 儿童游戏乃“无为而为” 东北师范大学 王小英
- 202 幼儿德育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云南师范大学 曹能秀
- 217 儿童早期数学认知能力发展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庞丽娟 张 华 陶 沙
人民教育出版社 许晓晖
- 227 学前儿童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发展的社会性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 周 欣
- 245 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生态学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 袁爱玲
- 269 评量与教学紧密结合的主题活动设计:澳门经验
澳门大学 张国祥
- 285 中国大陆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状况与成因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 冯晓霞
华中师范大学 蔡迎旗
- 300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视域·理论·启鉴
浙江师范大学 秦金亮

试论中国学前教育变革的方向

南京师范大学 刘晓东

〔摘要〕

中国传统的学前教育是学习取向的,目前中国的学前教育仍是学习取向的。以卢梭为鼻祖的学前教育的近现代立场却支持成长取向,这种立场是在生活取向(成长取向)对学习取向的斗争中确立的。因而,中国学前教育需要革命性变革,亟待走出学习取向的困境,向成长取向转变。

〔关键词〕 学前教育;学习取向;成长取向

一、中国学前教育面临的抉择:

学习取向还是成长取向

传统的学前教育是学习取向的,目前中国的学前教育仍是学习取向的,但是学前教育的近现代立场却支持成长取向,因而中国的学前教育需要革命性变革(刘晓东,2005)。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学习”的概念。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所谓学习是指经由练习、经验或指导、训练所产生的相当持久性的行为改变或改变的潜能”。这是一位心理学家对学习下的定义。这位心理学家特别强调,学习是“后天经验使然”,“由遗传、成熟所产生的行为变化都不能称之为学习的结果”(李执中,1999, p. 50)。我查阅了数种心理学书籍对“学习”的定义,基本都是大同小异。教育学学者通常取用心理学对学习概念的界定。

从“学习”的心理学定义来看,学习的结果在于“行为改变或改变的潜

能”，它所看重的是“行为”的“改变”，尽管这个行为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

那种将学前教育还原为学前学习的观念取向、价值取向或行动取向，我通称为学前教育的学习取向。换句话说，学前教育的学习取向就是把学前教育还原为学前学习。值得注意的是，学习尽管是学前教育的任务之一，但是并非学前教育首要的、最迫切的、最重要的任务。由于学前儿童正处于身心的发育成长过程中，处于整个儿童期的初始阶段，因而身心发育是学前期最重要的任务，而且，任何具体的学习活动是否能够实施，以及学习的质量，都依赖于儿童当时的身心发育水平（格塞尔的双生子爬梯实验就揭示了这一点），因而学前教育的目的不应当只着眼于人类已经发现的儿童“行为改变或改变的潜能”（即学习）。学前教育的重心应当是保护和培植，应当是培养“根器”，即保护、培植、培养儿童身体以及各种精神官能的发育成长（刘晓东，2005）。

“遗传、成熟所产生的行为变化都不能称之为学习的结果。”（李执中，1999，p. 50）一旦把学前教育还原为学前学习，那么学前教育便会以“行为改变或改变的潜能”（即学前学习）为主要宗旨，学前儿童的身心方面由“遗传、成熟所产生的行为变化”便会在教育过程中受到忽视。而在学前阶段，包括“遗传、成熟所产生的行为变化”在内的儿童身心的成长发育要比单纯的“行为改变或改变的潜能”（即学习）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因此学习取向的学前教育在对待身心发育和学习方面是有失偏颇的。尽管身心发育也无法离开学习，但是学习取向是为学习而学习，为知识、道德、技能的获得而学习，这与为了保障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而学习的出发点和目的完全不同。前者是学习取向的学前教育，后者是成长取向的学前教育。

将学前教育还原为学前学习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我国学术界，更存在于我国百姓的日常观念中。大众百姓的学习概念与教育学和心理学者有所不同。“一般人所说的学习其实可以分为：1. 获得。2. 保存和取用。3. 遗忘，等等。”（李执中，1999，p. 50）大众心目中的学前教育的学习导向比学术界的更偏颇。在大众眼中，学习即主体对外部知识、道德、技能等的习得。许多人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学前教育还原为对儿童进行知识、道德、技能等的灌输。据原晋霞报告，她在一所高校附属幼儿园里做学位论文时调查

发现,在幼儿离园时段,家长经常会对教师说:“孩子还是要多学点,知识面宽。”或者催问教师:“今天英语活动怎么没有写出来,其他班都写出来了,以后要及时。”在她观察的那个班里,有些幼儿同时上五个兴趣班,大多数幼儿都上三四个兴趣班,最少的上两个(原晋霞,2005, p. 52)。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家长往往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大学教师。在文化水准较高的地区,大多数家长对学前教育依然持学习取向。在上海,“59.14%的家长把最长的时间用于教幼儿识字、计算、学习文化”(杨期正,李洪曾,1997)。在大连,59%的家长认为幼儿园应当让幼儿学习各种特长(赵宇,2003, p. 394)。

幼儿园教师在学前教育学习取向上不让于家长。“家长和学校勾结起来,一心为了成人的‘将来’而牺牲童年的‘现在’。”(朱自强,2004, p. 3)让我们去听听一位研究生所记录的教师对幼儿的训话:“什么是棒?老师让你听你就听就是棒,让你唱你就唱就是棒,学习本领就是棒。”(原晋霞,2005, p. 52)据说这是一位业内公认的优秀教师,然而这位教师楷模竟然持极端的学习取向,中国学前教育目前所处的困境显而易见。

再让我们去学前教育现场看看。某私营幼儿园的家长广告栏前,前来接幼儿离园的家长都在抄录这样的布告(陶金玲,2005, p. 49):

温馨提醒

今日家庭作业

小班:拼音“b”“p”“m”“f”各写10遍。

中班:“人”、“口”、“天”各写20遍。

大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写10遍,拼音“ao”、“ou”、“iu”各写20遍。

这个幼儿园是一种学习取向的幼儿园。多数教师不能自觉其中的荒唐,却以为正在“为国储才”,正在使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正在使每个幼儿和中华民族“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多数家长也看不出其中存在的误区,还以为自己的孩子正在接受所谓“科学”的“学前教育”。上述的这个幼儿园的教学风格几乎在中国所有幼儿园(尤其是私立幼儿园)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学习取向的幼儿园在中国可以说铺天盖地,而这些幼儿园里的幼儿却是中国未来的主人。现实是多么令人忧心!后果是多么恐怖可怕!已经是21世纪,警报应当响起!

学习取向的学前教育往往会以牺牲儿童的成长和生活为代价。而学前教育的成长取向则是以儿童的生活为教育的主要载体,以儿童的成长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和主要任务。学习仍然存在于成长取向的学前教育中,但是其地位和比重将取决于它对学前儿童的成长所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

学前教育的成长取向是培植、培养人的“根器”,注重儿童内发的或内源性的成长即儿童的身心发育,它与将学前教育还原为学前学习的那种学习取向在立场上根本不同,更与填鸭式的从外向内灌输的学习取向在立场上根本对立。

二、艰难的变革与徘徊:中国学前教育的历史与现实

近现代儿童教育的立场就是在生活取向(成长取向)对学习取向的斗争中确立的。卢梭的《爱弥儿》便是生活取向的儿童教育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遗憾的是,卢梭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命运十分不幸,他的论述往往惨遭误解和歪曲,所以在这里我不得不用一定篇幅引用其原话来表述其儿童教育主张。

卢梭写道:“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学生,不过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是大自然的学生罢了。老师只是在大自然的安排之下进行研究,防止别人阻碍它对孩子的关心。他照料着孩子,他观察他,跟随他,像穆斯林在上弦到来的时候守候月亮上升那样,他极其留心守候着他薄弱的智力所显露的第一道光芒。”(卢梭,1978, p. 47)卢梭的这种敬畏自然、敬畏天性、敬畏童年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上述引文前半段的思想在维果茨基那里表现为教育的大纲应当符合儿童的大纲,尤其是三岁前儿童的教育大纲应当完全等同于儿童的大纲,这其实就是说教育应当完全听命于儿童的自然成长。上述引文后半段的话在蒙台梭利那里是用“follow the child”来高度概括的。卢梭、蒙台梭利、维果茨基等教育改革家都主张“跟随儿童”(follow the child)的儿童中心主义,而在21世纪的中国,被人们公认的优秀教师却在课堂上对幼儿如此训话:“注意力要

集中,我提什么问题,赶快动脑筋思考,跟着我走。”(原晋霞,2005, p. 52)这位教师的训话已经不是“训话”,而是“驯化”了。学习取向的学前教育看到的只能是幼儿的无知,只能把幼儿看作一个等待填充的无知的口袋,因而幼儿的本能、天性、兴趣等便被漠视了。

让我们继续听听卢梭是怎么说的:“不幸的是,我们很容易相信我们不理解的话,这种情况开始得比人们所想象的还要早。课堂里的小学生仔细听老师的啰啰唆唆的话,就像他们在襁褓中听保姆的胡言乱语一样。我觉得,教他们不去听那些废话,也就是对他们进行非常有用的教育了。”(卢梭,1978, p. 62)在中国,现在不只是“课堂里的小学生仔细听老师的啰啰唆唆的话”,而且学前儿童也在课堂里听老师的啰啰唆唆的话。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卢梭写道:“我发现,再没有谁比那些受过许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在人的一切官能中,理智这个官能可以说是由其他各种官能综合而成的,因此它最难于发展,而且也发展得迟;但是有些人还偏偏要用它去发展其他的官能哩!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有理性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就企图用理性去教育孩子!这简直是本末倒置,把目的当作了手段。”(卢梭,1978, p. 90)

卢梭批评“大家不愿意把孩子教育成孩子,而是把他教育成一个博士”,他认为这些“都操之过急,做得不是时候”。(卢梭,1978, p. 97)“我在这里可不可以把最重要的和最有用的教育法则大胆地提出来呢?这个法则就是:不仅不应当争取时间,而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按照自然的进程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正好同你实行的教育恰恰相反。在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具备种种能力以前,不应当让他们运用他们的心灵,因为,当它还处在蒙昧的状态时,你给它一个火炬它也是看不见的,而且,在辽阔的思想的原野中,它也不可能找到理性所指引的道路,因为那条道路的痕迹是这样的模糊,就连最好的眼睛也难以辨认。所以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你开头什么也不教,结果反而会创造一个教育的奇迹。”(卢梭,1978, p. 96)他以如此的主张劝导成人和教师:“你必须锻炼他的身体、他的器官、他的感觉和他的体力,但是要尽可能让他的心闲着不用,能闲多久就闲多久……所有这些延缓的做法都是有利的,使他大大地接近了最终目的而又不受什么损失;最后,还有什么东西

是必须教他的呢?如果延到明天教也没有太大关系的话,就最好不要在今天教了。”(卢梭,1978,p.97)“要爱护儿童,帮他们做游戏,使他们快乐,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卢梭,1978,p.73)

卢梭的儿童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儿童教育的嬗变。杜威将卢梭的教育思想概括为“教育即自然发展”,他是这样为卢梭在教育史上定位的:“他(卢梭)的意思是,教育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儿童和年轻人某些东西,而是人类天赋能力的生长。从卢梭那时以来教育改革家们所最强调的种种主张,都源于这个概念。”(杜威,1994,p.225)杜威自己的儿童中心论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杜威承认自己所提倡的“儿童中心”思想是源于卢梭的。可见卢梭是近现代儿童教育立场、观念和方法的鼻祖。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全方位学习西方文化,其中包括上述西方近现代教育立场。而中国最早的学前教育制度来源于日本。20世纪初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决定实行“新政”,其中包括学习日本的近现代学制。癸卯学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在全国颁行的学制,它第一次以国家学制的形式,将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蒙养院”确定了下来。根据癸卯学制对蒙养院总的要求,清政府于1903年还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一文件的内容基本是照抄日本的学前教育规程。章程规定蒙养院实行蒙养家教合一的宗旨,“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习,习于善良之轨范”。章程还规定蒙养院保育教导的科目有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四门,而且规定,“蒙养院保育之法,在就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渐次启发涵养之,与初等小学之授以学科者迥然有别”。可以看出,章程已注意到学前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应当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章程并没有将传统的读经教育放于其中,也没有将知识学习放于其中,这与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理念和幼儿教育方法迥然不同。章程认定蒙养院保育之法“与初等小学之授以学科者迥然有别”,这一观念反映了近现代幼儿教育的最根本的观念。这种全新的观念与大众头脑中的老观念距离这么大,然而一个封建王朝的政府能够注意到这一全新观念,并愿意撷取这全新的观念,哪怕它是照抄日本的,也是极为难得的,因为这本身是需要勇气来战胜传统文化和教育的保守和惰性的。可惜的是,清

政府没有能够深刻地理解并坚定地落实这一观念。

一百年过去了,成人社会包括学术界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儿童的生活、儿童的成长上,而是集中在成人意欲向儿童灌输的种种“知识”、“道德”、“技术”、“能耐”、“本领”上。在“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落后就要挨打”的口号中,在所谓幼儿教育的“科学研究”中,我们瞄准识字、阅读、外语、各种科学和各部门技艺,谋划着如何将汉字、外语、科学、技艺等等尽快传递给儿童。

显然,近现代儿童教育的基本立场还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扎根;近现代儿童教育的基本立场依然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盲点。

三、中国学前教育亟待走出学习取向的困境

近现代儿童教育是以认识、尊重和遵循儿童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为逻辑起点的,然而这种在西方已经开始二三百年的近现代儿童教育观念在我们中国还没有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变革运动而真正开始。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教育历史是在批判儿童本位、儿童中心主义的喧嚣中展开的,而儿童中心主义却是近现代儿童教育学的根本立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世界出现了“儿童读经”的复兴运动,公然提出死记硬背古代“经典”的反刍理论。王财贵和南怀瑾公然批评西方的近现代儿童教育,指出儿童教育应当回归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念和做法。有的教育学者也充当吹鼓手,指出“反刍”理论、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是对人类的贡献,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创举”。许多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附和叫好。这一运动目前正在蓬蓬勃勃地进入高潮。

这与儿童中心主义南辕北辙!一百年前,清末癸卯学制规定学前教育“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就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渐次启发涵养之”,规定学前教育科目只有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四门,“与初等小学之授以学科者迥然有别”。一百年过去了,许多人的认识竟然还没有达到癸卯学制上述观念的水准。

当然,并不能说清末的中国人已经深刻认识了近现代的儿童教育观念。他们只是因为看到了日本的迅速崛起而试图寻找背后的原因,其中日本的